

六十三年 短篇小說 選評

覃雲生

試析藍色多瑙河

作者：張系國

原載：中外文學二卷十二期（六十三年五月號）

張系國的開始一系列「遊子魂」的創作，應該是件文壇上的盛事才對。至少在這一系列的創作之中，作者所運用的成熟技巧，以及所呈現的素材與情感，都是他從事寫作多年的一種階段的顯示。

在「遊子魂」中一系列展開著的，是漂泊在世界各角落的中國人那種錯綜複雜的心境，更確切的說，就是

一份令人難以捨下的「失重」感。「遊子魂」之一的「香蕉船」（已收入林柏燕主編的「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」）有了很好的開始，之二的這篇「藍色多瑙河」毋寧說是有着更令人酸心的淒愴意境。

我們一般對於「逃港難胞」的印象，僅止於新聞媒體的傳播，知道他們回到了祖國之後，是如何地受到國家與社會的呵護。但是仍然有些難胞在逃到香港之後，便陷在一個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。一時間既享受不到祖國的溫暖，却仍然處在從「上面」下來的遺留狀態：他們痛恨上面的世界，却忘不了那些生活了五千年的人，以及那片土地。

作者在處理這樣的一個題材時，採取的是一種關懷而超然的態度，整篇小說的敘述觀點，是以宣讀計文的奇特方式進行的，哀悼一個名叫「阿貞」的女孩，在逃出地獄之後，是過着怎樣的一種擺盪底生活，到了那天，又是怎樣的在自覺毫無出路的心情之下，拿起一把摺刀，毀滅了自己。在瞭解了作者的敘述方式與創作動機之後，再去捕捉全文，想必更能接近作者的原意。

阿貞之死，是死於人性尊嚴的傾圮。從外在環境加諸她身上的事件來看，所造成的是她一連串內心的挫敗，一連串希望的破滅。

她逃到香港之初，原來幻想着香港是個無牽無掛的地方，然而成天來往着的、談論着的，却總是那場自己企欲忘懷的夢魘，這種非人痛苦的忍受，是造成她死因的最大情況。終其一生也無法擺脫掉這層魔障的牽縈，加上那一個個希望的幻滅，百無聊賴之下，只有藉着死亡來逃避這人間的煉獄了。

在未想到以死來結束餘生之前，阿貞原想藉着一個德國教授赫曼先生之助，遠渡德國，而將一切傷痛忘懷，沒想到赫曼先生讓她到德國的目的，只是爲了要利用她作爲對中共政治及教育的研究。那藍色的多瑙河對她來說該是充滿着希望的一個世外桃源，但是在做爲一個人的價值來說，到了那兒就蕩然無存了。這種利用，比起她的老板利用她的裸照斂財，更是令人不堪。起碼，他們不致侮辱她，而且她還可以利用這筆辛酸的錢捐給家裏，資助難友「阿吉」的反共刊物，對於她的清白絲毫無損；而那條晶藍的多瑙河啊！却能够吞噬掉整個她

的人性，尤其不能忍受的是仍然得靠着回憶那場夢魘，將自己傷口撕裂得更深，更痛來維持自己的利用價值，而這條藍色多瑙河竟是自己在不顧一切之後的最終希望。

張系國的這篇弔文，愁愁慘慘，令人不忍再誦，也發人深省，何以只有中國人才必須忍受這些痛苦？再想想，又有多少蜷縮在世界哪個角落裏舔着傷口的同胞？對於張系國的這份悲憫胸懷，是足以使得許多還在安樂窩中浪漫不已的所謂「作家」們捫心自問的。

笛的試析

作者：張系國

原載：文季第三期（六十三年五月號）

身為一個現代作家，其處境是很艱難的：他不能像批評家一樣，只從某種意義上來為作品下判斷；也不能像那些無心的讀者一樣，只在書中提煉他們的所需，不事更深一層的企圖。而一個現代作家却是必須除了以技巧再現自身的經驗之外，還得面對社會，面對人類，忠實的紀錄下他的時代，作一名誠摯的見證。

就此觀點來看，張系國的確一直在努力不懈，無論在創作技巧上抑或題材的把握上，都逐漸地精粹起來，也愈來愈契合作為一名現代作家的責任。從「割禮」、「香蕉船」、「藍色多瑙河」到現在的這篇「笛」，我們便可以發現作者張系國是怎樣地想懷抱一個更完美的中國社會，不僅只是政治上的，同時也憧憬着在精神上、文化上的「烏托邦」，這個「烏托邦」的理想世界，即出現在這篇「笛」的小說之中。可以說，「笛」為